

## 外文地图采访述略

翁莹芳

国家图书馆收藏地图的历史悠久，与馆史相齐。1909年，清内阁大库所藏舆图拨交新筹建的京师图书馆度藏，百余种珍贵的明清舆图成为国图历史上第一批地图藏品，这是中文舆图收藏的开端。1929年，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和北海图书馆合并，集中管理两馆旧存，其中也包括舆图。因北海图书馆收藏中外各国文字的图籍，因此国家图书馆的第一批外文舆图应当来源于此。两馆合并后，开始向各方征购古今中外舆图直至今日。

迄今为止，舆图组收藏外文地图近3万种，其中日文地图2000余种，俄文图约1000种，英、德、法语等西文地图近1万5千种，外文海图近万种；按种类来划分，大约三分之一为海图，其余为地图和地图集；按年代来看，1949年前出版的外文地图较少，绝大部分是解放后出版的新地图；按专题而言，包括世界地图、国家地图、城市地图、各种专题地图等。

相较于馆藏中文舆图，外文地图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略显逊色。但是和中文舆图一样，外文地图作为单独的专藏在全国也是仅此一处，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在全国居首。外文地图中不乏珍品，早期有意大利人卫匡国1660年编著的《中国新图志》、法国人唐维尔于1737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新地图集》，较新的有英国《泰晤士世界地图集》和《菲利普世界地图集》、美国《地理学会世界地图集》、苏联《世界大地图集》和日本《标准世界地图集》，专题图集有剑桥大学《商业地理图集》、美国海军部《海洋气象图集》等。目前舆图组外文地图的采访和编目流程已经比较成熟，本文着重介绍外文地图采访工作的几个主要方面。

### 一、采访途径

#### 1. 经费购进

经费购进是采访外文新图的主要途径。由于从国外进口外文文献的流程较为复杂，从下单到收书的时间间隔往往较长，所以上一年和下一年的外文地图购买数量和价格极有可能波动很大。目前我们主要通过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

司和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来采购外文新图。

## 2. 日常征集

日常征集是采访外文古旧地图的主要途径。近三四年来，古籍馆每年外文古旧地图的征集数量显著上升。究其原因：一、随着国内古书文物市场的兴起，在国内一向颇受冷落的外文古旧文献也水涨床高，关注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外文古旧文献从国内的某个角落出现在市场上，也有很多文献直接从国外流入国内；二、我馆中文古旧地图基础庞大，新增不易，而外文地图则因为既有馆藏不足，很容易在短期内获得较大增长。我组近两年外文地图的征集量大增直接得益于数位长期供图的私人藏家。

通过拍卖会拍入文献也是日常征集的一个来源。但是由于目前拍卖市场行情高涨，外文地图近几年在拍卖会上极少有斩获。

## 3. 接收捐赠或赠送

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形势下，有偿转让是我组收藏外文地图的主要来源，但同时也不乏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慷慨馈赠。近三四年来，外文舆图最重要的捐赠者是来自美国的华侨陈灿培夫妇。陈灿培夫妇已给我馆捐赠了三次，所捐地图多为二战时期的地图，包括战时美军使用的丝质地图、日军侵略地图等，是了解和揭示二战以及我国抗战历史的重要资料。

国外以及港澳台类似机构来访有时也会给我馆带来地图藏品。例如，2014年8月，台湾历史博物馆两位工作人员来我组了解馆藏台湾相关舆图，赠送给我馆一幅他们收藏的1696年《Parte Orientale China》（中华东部地图）复制件。

## 4. 呈缴转入

我组有接收中文地图出版物呈缴本的传统。随着我国制图事业的发展与及世界一体化的趋势，许多地图出版社也出版全英文地图。因此，尽管出版社没有呈缴外文地图的义务，但在呈缴中文地图的同时，也会混入外文地图。数量总体不多，一年一般在10种以内。

## 二、采访内容

舆图组的地图采访工作一直遵循“中文求全，外文求精”的原则。尤其是外文古旧地图，基本限于采购中国地图、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地图、中国的边疆和

海疆地图。外文新图的采访范围一般不受限制，但是在经费有限以及世界各国地图出版数量巨大的前提下，基本也是以上述范围为框架，同时关注热点区域地图以及其他与中国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相关的内容。

以城市图为例，中国城市众多，但国外出版地图可能会更多聚焦中国最重要的城市，如首都北京。所以在城市图方面的采访会相对更为关注北京地区的地图，例如我馆收藏的北京地区外文地图有 1900-1901 年德意志东亚远征团地形测绘员绘制、1903 年皇家普鲁士国土测绘局制图部彩印的德文版《北京全图》

(Peking)、1817 年彩印俄法双语版《北京城区图》(Plan de la Ville de Peking)、1765 年法国拉特雷雕刻原图、1965 年美国纽约州伊萨卡市历史城市地图复制公司依据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所藏刻本复制的《北京内城地图》(Plan de la Ville Tartare de Peking) 等。

### 三、采访建议

1. 希望扩大古旧外文地图的采访范围。目前外文地图的采访主要遵循“求精”的原则，新图采访政策相对宽松，但是古旧地图方面一般只采访中国以及与中国相邻或相关的地图。这个方针限制了外文地图的发展。相对数量而言，馆藏外文地图的质量发展更为迫切。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反映了西文制图技术从不成熟开始向成熟转变，大航海时代开始以后的日益精确的地图则反映了西方制图技术的不断成熟，这都是世界制图史上的浓墨重彩。而这当中，和中国直接有关的地图相对其他地区地图而言，明显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年代越早数量越少。要提高馆藏早期外文地图的比重，势必要采访中国以外地区的地图。近年来，国家图书馆的地图收藏在支持国家的决策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如在钓鱼岛、南海主权上国家图书馆收藏便可以文献为证，提供支撑，而这是要多年才可以做到。

2. 建议成立购图专家会，为我馆采访地图提供参考书单。这是有先例可循的建议，馆史资料记载，1928 年 5 月 5 日，北京图书馆成立购书商榷会，拟定简信并发出征聘会员通函。购书商榷会简约有三大任务：推荐应购之书，审核批候之书，以及提示新出之书。购书商榷会名单中，地理方面的专家有竺可桢和丁文江。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完全可以邀请地图专家和研究学者为我馆采购外文地图

“推荐应购之书”和“提示新出之书”。

一方面，地图属于专题资料，要使馆藏外文地图不成为束之高阁的文献，而是服务于社会和研究，就必须从用户角度出发。另一方面，地图也是随着时间和科学不断发展而发展的学科，要想和世界最先进的研究同步，就必须和国内的专家学者保持紧密联系。

